



886, 几内亚!

——援非的日子

阿榕 著

一个简单的行囊
背在简单的肩上
一串简单的足迹
印在简单的路上
一颗简单的心
漂泊出简单的一生

梦想
流浪
流浪
梦想
.....

886，几内亚！

——援非的日子

阿榕 /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886,几内亚!——援非的日子/阿榕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206-06199-8

I. 8… II. 阿…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1901号

886,几内亚! ——援非的日子

著 者: 阿 榕

责任编辑: 马忠平 封面设计: 隋超 万卉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 130022)

网 址: 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431-85395845 85395821

印 刷: 吉林金山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150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6-06199-8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册 定 价: 28.00元

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调换。

目录

上 篇

第一章	初到	5
第二章	斋月	34
第三章	罢工	65
第四章	神奇的大院	93
第五章	回家	122

下 篇

第六章	我的名字叫小顺	134
第七章	急急急	158
第八章	大德曰生	181
第九章	倒计时	199
第十章	最后的最后	232

上篇

梦想的一辈子，就是等待成真的那一刻……



引子

总有人问我为什么
为什么
一开始，我还努力解释
可慢慢的
理由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
不重要
或许
本没什么理由
或许只因为
“它在那里”
十年回首
谁人会
登临意
……

十年前，我还是个傻乎乎的初中生。看过了三毛全集，于是，心里种下了小小的，流浪的梦想。

八年前，如同酷夏里知了的我，正在为高考拼命地鸣叫。一篇关于非洲志愿者的报道，像栏目的名字“冰点”一样，给我的世界带去一片清凉。于是，梦想有了方向。

六年前，满天的星星闪耀在大学生校园的夜空中，像极了黑孩子明亮的眼睛。于是，我用它们照亮每一个角落，努力寻找实现梦想的路径。

四年前，机会终于降临到严冬里备战考研的我的头上：“江西卫生厅招生学习法语后派随医疗队赴非工作”……

两年里，狂热，让我与世隔绝，梦想的奇点终于爆炸，旋转，幻化。刹那，落英缤纷，遍地芳华……

梦，正在我手中慢慢变成现实，心中却突然生出许多不舍，甚至，

有点害怕。

大梦将醒时都是这样的吧？等到尘埃落定，一切都会真实起来。我，也会打开属于我的生命的精彩……

出发

妈妈红着眼圈，爸爸抿着嘴角。

但我依然要笑着，而且，要笑得灿烂。

分离，总会有不舍，尤其是第一次离开家，那么远，那么久……只要，别提……

否则，思念就会像海浪一般，反复推翻，无尽无尽……

“怎么舍得？”

是啊，怎么舍得！

朋友说我执着得可怕，也因为这样，我失去了很多。有时我也想，是不是该就此打住，去过让家人朋友不再费心的平淡的生活……

可是，生命中有太多的机遇和选择，如同收藏，需要韬光养晦，独辟蹊径地等在那里。而我要等的，就是那种足以让我一意孤行的致命的诱惑。

有些事，偏偏，不疯魔，不成活！

这疯魔，这执着，带来了幸运，也如一场赌博。

开始的我只是在等待，无所谓失去，更无所谓放弃。但是，一旦做了选择，有了方向，执着，就成了对之前付出的一切的肯定和延续。热情总会消退，现在的我，反而需要静下心来——未来，是要真正耐得住寂寞。

飞行

高度

三万英尺

天蓝得刺眼

抬头

却把半轮月亮

挂在天边

向西，向西

开始追逐的游戏

穿越西伯利亚，横跨乌拉尔山，轻掠波罗的海……

11个小时后，月亮被甩在万里之外点缀亲人不眠的夜；太阳则拼命地赶超，去照耀我们午后的灿烂。

生命里忽然多出六个小时，感觉，很奇怪。

谁说时光不能倒流？2006年8月16日的下午就被重复了一遍！

走马灯似地逛过夜巴黎，第二天，继续登上前往几内亚的航班。

第一章

初到

从舷窗向外看，和印象中的非洲完全不一样，夜幕下的科纳克里灯火辉煌，更不符合我对“最贫穷国家”的想象——至少不该这么亮堂吧？

中国驻几内亚使馆、经商处、几内亚卫生部和医院代表以及老队队员都在甬道尽头等着我们。尽管外面大雨倾盆，电闪雷鸣，但在贵宾室里，大家的热情给我们一种到家的感觉，很亲切。

办完入境手续，老队翻译老师带我去到达大厅提行李。我们的托运行李都用统一的红色打包带绑成十字形，很好辨认。可是，等了好长时间，怎么都找不到第30只箱子。没办法，只好请大家到大厅一一确认。最后才弄清楚，原来是同桌（我们的厨师，出国前培训时一直做我同桌）的行李丢了。尽管没什么贵重的东西，换洗衣物而已，但是对于初来乍到的我们来说，心里不免有些别扭。大家劝慰了一会儿，找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只好面对现实：事已至此，多想无益，好在大家身形差不多，每人凑两件衣服先挺一阵，总会峰回路转的。

我立刻跟着翻译老师着手办理失物登记手续，也因此成了队里第一个进行交接班的人。刚才只顾着盯着箱子看，这才得空抬起头环顾了一下四周：这个机场真小，满大厅都是各种肤色的外国人……不对，现在我们才是外国人了呢！

填好申报单交到窗口，里面的工作人员说：“如果查明行李还在法国机场，法航就会用下一班飞机运送过来。”不过，法国机场行李丢失

率高达 40%，我看，还是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收拾停当，大家上车，直奔医疗队驻地。

医疗队所在的中国大院位于城市近郊。一路上黑漆漆的，雨帘后晃动着点蜡烛照明的路边摊。原来在飞机上看到的灯火辉煌只不过是市中心和沿海富人区的景象，对于寻常百姓，夜晚即是黑暗。

老队队员见到我们，难以掩饰心中的喜悦——终于可以倒计时了！两年呀，真不容易！我衷心地为他们高兴，也为自己未来的两年展开了希望的想象。

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下肚，回到房间已是午夜。

第二天一早，去拉贝工作的老师就起程离开了首都。拉贝是另外一个城市，离首都有四百多公里。我们在那里还有一个医疗点，有四位老师将在那里工作。

接下来的六天里，我和队长每天跟着老队队长和翻译老师进行交接，忙得稀里哗啦，终于在他们的陪同下掀开了这座城市的面纱。

科纳克里

首都科纳克里就是一座半岛，像舌头一样伸进大西洋。这个半岛是由铁矿石组成的，可以说，整个城市就是建在一座矿山上。因此，这里的海边没有天然沙滩，全是黑色的礁石。海水也不是蔚蓝的，灰突突，看着不大清亮。

由于几内亚地处非洲西端，大西洋东岸，所以在这里的海面上永远看不到日出，只有绚烂的日落。

首都最大的区是 KALOUM（卡鲁姆）区，原本是个岛屿，通过填海造路，最终和大陆连在一起成为半岛。填海而成的那部分陆地是全城最狭窄的地方，从那里可以看到两边的海。进城出城都要经过这里，由此构成了科纳克里最主要的两条道路：滨海南大道和滨海北大道。两条路沿海相连，只要一直走下去，就可以绕科纳克里一周，且右手边永远是海。几内亚最重要的建筑、政府部门、银行、大型企业和公司几乎都集中在 KALOUM 区，林立于共和国大道两旁，构成科市最繁华的区域。因此，共和国大道也被我们称为“几内亚的长安街”。

进出城的分界是一座立交桥，由法国人修建，这也是几内亚第一座立交桥。桥的式样简单，只有交叉的两层。所有的道路最后都会汇聚到这里，所以，一旦迷了路，只要回到桥上就能找到正确的方向了。

过了桥，向着城里方向首先经过10月2日公园，然后是独立纪念碑和人民宫。10月2日是几内亚的国庆日，人民宫是政府集会及大型演出活动的举办地，功能和意义相当于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人民宫和总统府都是中国援建的，现在仍有一个专家组驻留在人民宫负责维修。中几关系友好牢固由此可见一斑。

这里的车可真不少，几乎什么古老的型号都能看到，既有欧洲淘汰的二手车，也有国际流行新款，活脱脱一个万国车展。老队队长还兼任司机，他告诉我们在这开车一定要胆大心细，因为全国都没有交通灯，没有明显的标识牌，无从区分哪里是单行道，哪里禁止转弯，几点钟哪条路是单行，几点钟以后又变成双行……所有的交规都是约定俗成，全靠用心记。后来我问骨科的大夫chelif（谢立夫）几内亚的交规是什么，他给了我一个很富有哲理的回答：“安全，就是交规。”

几内亚大部分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但伊斯兰教并不是他们的传统宗教，所以习惯风俗上和真正的伊斯兰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说，男人按规定必须着装，不管衣服有多破也不能赤膊。相反的，女人倒是可以不穿上衣，服装样式也是宽领、低胸、细腰。满大街的漂亮美眉构成了另一道迷人的风景线：高眉深目，把个脸孔雕琢得玲珑精致；身材高挑，用剪裁合体的衣裙包裹出万种风情。由衷地羡慕：怎么生得如此妖娆？不过，Madame（马大母，已婚妇女）们就另当别论了，那腰身，用啤酒桶来形容恐怕还欠点火后呢！可是，在以胖为美的非洲，这正是骄傲的资本。经常在大街上见到因领口太大而露出半个肩膀和后背的Madame缓缓地走着，一脸的悠然自得，就像是穿着睡衣不经意地走在自家庭院里一样，没有丝毫的羞赧和矫情，透着大方和自然。最是那慵懒却雍容的姿态，让人百看不厌。

亚斯丁医院

我们每天上班的路线是先经药检所放下王老师，然后走高速路，过

了立交桥，直到岛的最东端，也就是我们工作的亚斯丁医院了。

到达的第二天，在拉贝工作的四位老师就离开了首都，留在总队的我们则来到医疗队工作所在的亚斯丁医院进行交接。

几卫生部代表，中国驻几经商处参赞，亚斯丁院长携各科室主任和负责人，以及新老医疗队队员一起在会议室举行了热情洋溢的交接仪式。会上肯定了第十九批医疗队员在过去的两年里所做的工作，并为每个队员颁发满意证书和工艺美术留为纪念。老队员们同各自所在科室的伙伴拍照留念，友好欢快的气氛感染着我们。

这一切，看在眼里，再想想两年后的我们，一定也将经历如此的光荣与离别。

交接仪式通过电视台进行了报道。这是事后住在大院附近的小黑孩子们告诉我的，也让我在小黑孩中间出了名。院里院外，不管认不认识，见到我就和我打招呼：“孙妮！”按照法语发音规则，SUN的尾字母N也要发音，叫着叫着就成了这个样子，真好玩！

亚斯丁医院是一家公立医院。由于几内亚经济发展的限制，造成医疗条件简陋，卫生环境差的现状。特别是手术室，不但不注意消毒，有时连一块完整的单子都找不出来。

怎样能用最基本的工具做出令双方都满意的手术是摆在我们的医生面前最棘手的问题。

队长的工作被安排在内科。这是全院最大、最忙、条件最艰苦的科室。病人在走廊上随便铺一块毯子就算住下了，院子里不但有小猫小狗跑来跑去，甚至有的人把羊也牵进来拴在树下喂养。

内科主任是黎巴嫩人，非常热情。尤其是在听说队长是心内科专家后更是高兴，希望队长能够帮助他们，可能的话，最好能够给学生们讲课。

我想象着队长讲课的情景，精神也不觉振奋了起来。突然感觉到，这正是我想要的生活，并打心眼儿里希望我真的能够帮得上忙。期待着，自己能够为这里的人们做些什么……

中国大院

医疗队驻地 在科市近郊的中国大院里，当地人称之为“CARREFOUR CHINOIS”（也可以翻译成“中国家乐福”，呵呵！）。院里除了医疗队，还有世纪高大（中几农公司）、成套公司和租住在这里的商人们。

大院深处还有个小院，那是经商处的驻地。据说参赞到任后进行了治理和规划，现在的环境非常好，有游泳池、篮球场和乒乓球室，周末开放给大家活动使用。

近几年到几内亚做生意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市场上 80% 的商品都是“中国制造”，连中餐馆也开了几家呢。这个世界真是越来越小，中国人也走得越来越远。似乎有人的地方，就会出现中国人，就会有中餐馆的影子。

大院里的人不少，小孩却不多。所以，我的人还没到，名字已经先传开了——医疗队要来一个小孩！连老队队长都忍不住乐：“来了个最小的接替个最老的！”（老队的翻译今年 60 了，在非洲工作了 20 个年头，是老队年龄最大的队员。）

刚到第二天，老队的黄大夫和住在世纪高大的小姐姐、小姐夫，还有会计冯老师就带我出去玩了一圈。黄大夫说，在这里生活得好不好，全看朋友有多少。想来他一定交了不少朋友，看他那样还挺滋润的。不过，传说黄大夫刚来几内亚的时候体重接近二百斤，可如今瘦得跟竿子似的。非洲的气候真有那么可怕吗？心里还真有点打鼓呢！

四人驱车到了一家名为 LE DAMIER 的法国餐馆。店不大，二层，很安静。进门环顾，三面橱柜，从左至右依次摆放着蛋糕、面包、冰淇淋和巧克力。各种造型的巧克力看着就很可爱，哪里忍心吃掉它？顺着铁艺旋梯上楼，正中的圆桌上摆放着自助餐品，取餐的多为欧洲人，身披长袍的阿拉伯人，当地人很少。

因为是初识，所以我的话不多，很乖地坐在一边听他们说话。就这样，一段午后时光安静地度过，放松一下初来的紧张心情。

后来，小姐姐家成了我的第二根据地。还多亏了黄大夫，我交了姐姐姐夫这样的朋友，和我分享快乐和烦恼，让我的小日子过得快乐无

比。话说这夫妻俩大学毕业后跑到爱沙尼亚留学，之后小姐夫先来到几内亚做生意，再后来小姐姐放弃到手的绿卡追随爱情而来，在MAERSK（马士基，丹麦船运公司）找了一份工作，最后的最后，两人领了中国驻几内亚使馆签发的01号结婚证，安家落户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

看来这个大院真是藏龙卧虎，丰富多彩。我要开始慢慢认识它了。

第一周

送走老队，全队还要休整一个星期才开始上班。

我倒是一直不闲着，跟着队长到处跑。一大堆事要做，一大堆人要见，一大堆话要翻。队里的车坏了要修，同桌的行李还没找到要催法航找，车灯要找保险公司赔，要打表收照片办延长签证和专家证，还要随时听大家叫我听个电话看个病人什么的……

因为小，大家都叫我小孩。最开始的一段时间可没少听大家扯着脖子满楼地喊我：

“小孩——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小孩——来听听这人说什么呢呀？”

“小孩——来，把这俩鸡蛋吃了！”

呵呵，累啊……并快乐着……

下周医生们该上班了，估计会更忙。尽管有几个科室有曾在中国留学归来的医生可以帮忙做翻译，可是，单说队长那边我就可能跑不停。下午还要在驻地开诊……

据说忙过头三个月就会好些，希望吧……

厨师，也就是我同桌，每天想尽办法做好吃的。虽然市场上就能买到那几样菜，可是经过同桌的努力，变着花样地让大家吃嘛嘛香。最绝的是，他能在一个锅中同时蒸出一半硬一半软的米饭，还能抄出一半咸一半淡的菜，满足了十几个人不同的喜好和口味。他可是医生的医生呢，重任在肩呀！这么一来，把大家都养胖了，急得我直转圈。大院里的人说，这是在积蓄能量，别看现在气候还挺宜人，可是不知什么原因

(气压? 海拔?) 会在不知不觉中消耗人的精力, 等到了旱季自然就会瘦下来的, 不用着急。

几内亚发电用的是柴油。雨季还好些, 可以利用水力发电。可是到了旱季, 那可是一滴雨也没有的, 全靠烧油。本来国家就不富裕, 加上国际油价日日飙升, 所以每天实行限电, 只有晚上来得时间长些, 但也不一定一直有。

我这人的生物钟特别强大, 有太阳就精神。用表哥的话说, 就是简单的向阳生物, 跟向日葵一个类别, 太阳一落山就打蔫儿, 根本熬不了夜。所以, 我只能每天早上起来看一个小时左右的新闻, 发发邮件什么的。有时停电停一宿, 就连这点小需求都满足不了, 只好点根小蜡烛, 干坐在书桌前等到天明。

黑夜过后就是一整个寂静又忙碌的白天。中午会来两个小时电, 但是网速奇慢, 根本连不上。我们刚到的时候宿舍里还没有电脑, 只好跑到世纪高大去蹭着用。有时候打开一个页面需要一个小时, 把我都等睡着了, 邮箱还没打开。等到好不容易进入邮箱了, 电又没有了……掰着手指算一算, 几内亚的中午(格林尼治时间)正是家里晚上八九点钟……两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 真是浪费啊……

黑人朋友特别热情, 见面就问好: “你好吗?” “好!” “家里好吗?” “好!” “父母好吗?” “好!” “孩子好吗?” “好!” “睡得好吗?” “好!” ……开始我还认真回答, 可是架不住每个人见到你都要问。每见一面问一次, 每次要问好几遍, 听多了会觉得头晕。在法语里, 好不好就用 *Ca va* (萨娃) 提问, 同样地, 回答也用 *Ca va* 来回答, *Ca* 到最后, 连他到底是在问好还是在回答都搞不清楚了。

现在是雨季, 雨一直在下, 楼底下已经发河了, 要到对面楼还得坐车过去……

MONEY, MONEY!

好不容易盼到天晴, 一大帮人去逛超市。

几内亚的货币名称叫做“几内亚法郎”, 简称“几郎”。货币单位大

得吓死人，面值有100、500、1000，最大的5000（后来又发行了面值为10000的），还有50的硬币。我到达第一周就从一个阿姨手里用50欧元换了40多万几郎！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感觉自己一下子很富有。可到了超市才明白，敢情这点钱也买不了什么东西。

科市一共有两家大型的超市。LEADER PRICE是法国人开的，BOBO超市是黎巴嫩人开的。说是大型，其实只有一层楼，里面有五六排货架，商品种类倒还齐全，但基本都是进口的。进去转了一圈，感觉就是一个字：贵！

超市里的价格很唬人，小小的饼干都得5000起步，买个菜什么的都是几千一公斤。苹果更夸张，3000郎一个，又小又不新鲜！这样折算过后会发现，物价比国内高出十倍还拐弯！难怪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出口总是百般刁难了。

临出来的时候兜里鼓鼓的还觉得硌腿，没一会儿功夫，二十几万就没了。收银员一报价，我要好半天才能数清楚后面到底有多少个0，数钱数得手疼。我也看明白了，5000就当它是5块，心理落差才不会太大，更主要的是好算！

几郎挺脏的，有股子臭臭的味道。我平时就把钱放在信封里，反正也没什么花钱的机会，常常就会忘了自己还有钱这么个东西。当地人喜欢把钱十张十张放成一打，用第十张折过来包住另外九张。数钱的时候，先数打数，再数张数，只需要数到九就可以了，挺方便，也挺好玩的。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里的汇率不稳，几郎跌得厉害，一天一个样。呵，可得慢慢适应一阵呢！

送老队回国的时候，我因为还要到法航咨询丢失行李的事情，没有跟着进贵宾室，就在机场外告别。祝他们一路平安，后会有期吧！

由于要到行李提取大厅确认这班飞机有没有把箱子送过来，我就得想办法进去。我有行李申请单，按道理是可以进入大厅的，可还是被门卫拦下了。我初来乍到的，一下子就愣住了。他先是嘟囔了半天非洲味十足的法语，见我没大听明白，就开始不住地对我搓手指，意思好像是想要点小费。陪同我到机场的是世纪高大的厨师，下车的时候他塞给我一万郎，说会用得上。原来是做这个用的！我一开始脑子里没有这根

